

文淵樓叢書

韓詩外傳疏證

第八冊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八

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魴鱸魚鼈爲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以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

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
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
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充之州
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
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
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
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
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
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
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說苑奉使篇

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爲人所稱譽者爲身也惡貧賤
危辱爲人所謗毀者亦爲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
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
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不可不
慎也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

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之祿既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強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入于澗中昭王問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議論甚高爲我求之願爲兄弟請爲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日五夜見之

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
甘貧苦於下意者過也今君願爲兄弟請爲三公不聽
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
之祿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
受之禮非所聞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
子聞之曰甚矣哉屠羊子之爲也約已持窮而處人之
國矣說曰何謂窮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
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見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絕迹以
病其國欲獨全已者也是厚於已而薄於君獫乎非救
世者也何如則可謂救世矣曰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

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丕仲山甫明之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

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
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
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越畏難
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
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
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
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
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
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
之肆遂不受也

莊子讓王篇

齊崔杼弑莊公荆蒯芮使晉而反其僕曰君之無道也
四隣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荆蒯芮
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
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
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曰人有亂君
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
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爲死也
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
謂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

公子將奚如邢蒯瞶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
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
亦難乎邢蒯瞶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
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
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
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
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
瞶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
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
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

之謂也

說苑立節篇

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謗諫爲下懦爲死詩曰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

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
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

說苑正諫篇

宋萬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爲大夫於宋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宋萬怒搏閔公絕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掇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宋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

君者惟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
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
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掇仇
牧何注齊人語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
強禦矣春秋公羊傳